

深读

鲜解读

“最后一个流氓”纪事

在新疆石河子监狱,囚犯牛玉强以“窝囊”而闻名。吃饭的时候,大师傅给别人盛两勺菜,只给他盛一勺。他常要加班做工,回来时,狱友们大多已睡了一觉。但他从不申诉,也不抱怨。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玉强的鼻子说:“就你这样的,都给罪犯丢人!”



牛玉强的全家福。

没有一个罪犯超过20岁。1984年,没被枪毙的流氓犯都被送到石河子监狱劳动改造,牛玉强也在其中。

结婚

一到晚上,牛玉强就抱着儿子,哄他睡觉。朱宝侠一度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凡地过去,还有点幸福。

回首一起服刑的日子,当年的狱友刘海龙对牛玉强的评价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太窝囊”。

牛玉强似乎只有一个念想:“劳积(劳动积极分子),减刑,劳积,减刑。”“没有人比他更听话。”刘海龙说,牛玉强从不叫苦,也不申诉,“就拿自己当牛,当马。”

劳改的工作是修水库,要运沙土上山。别人拉五六百斤的沙土,牛玉强拉七八百斤。刘海龙记得,牛玉强个子太小,拉车时稍一低头,就只能看见车在走。

1990年,因为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牛玉强被连续两次减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就在同年,由于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患上了严重的空洞性肺结核。

年底,他被老父亲接回北京,体重不足90斤。1991年,石河子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曾来到牛玉强家中,经过评估,做出保一年的决定,但据牛家人介绍,之后再没有人来过。次年,牛玉强大病初愈。

街坊们说,大强变得更蔫了。他很少出门,只是闷在家里写思想汇报,然后送到派出所,送到居委会,送到街道的司法所。他很少跟人说话,碰见街坊

他曾在20岁时抢了一顶帽子,砸了一扇玻璃,打了一个人,被法院以流氓罪判处死缓。在劳改过程中,他因重病而被保外就医,并娶妻生子。1997年,“流氓罪”从《刑法》中取消。2004年,他却突然被抓回监狱,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按照预计刑期,他将成为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重回家

牛玉强后来才被告知,保外就医的十几年被监狱认定为“在逃未归”,将不算入刑期,他的刑期被顺延到2020年2月21日。

知晓这个消息时,家里刚申请到“低保”,这还是牛玉强临走前给居委会做义工,铲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才争取来的。

石河子监狱作出的官方答复是,牛玉强长期脱离居住地,谁也找不到他,因此先后于1999年和2001年分别对其进行了网上追逃,无果后才派人押回。但朱宝侠不服,她说,大强恨不得每天都去派出所报到,怎么就成在逃了?

朱宝侠念叨说,牛玉强是草民,但草民也是人,“这不是法治社会吗,不相信法律,我还能信啥?”

牛玉强则对每一个到访的记者作揖。茶水刚喝一口,她就会起身倒满。“大强进去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呢。”她颤抖着说,“2020年,他就是个老头了!”

她觉得,儿子没杀人没放火,窝囊一辈子,凭什么。

重回家

重回家

寄托

他们一年只被允许打3分钟亲情电话。他会戴上表。快到一分钟时,他急着让妻子喊老妈;快到两分钟时,他又着急要听儿子的声音。3分钟太短了,短到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再见两个字。

“牛玉强现在是太可怜了。”老狱友王友立告诉记者,在狱中,牛玉强患了高血压,但为了不减工分,他拒绝住院。他比以前更沉默,每天快熄灯时,他就捧着儿子的照片看,看着看着就哭。

朱宝侠告诉记者,他们一年只被允许打3分钟的亲情电话。打电话的时间通常是六年三十,她说,只有那时候,一贯慢吞吞的牛玉强才会起急,说话才会“又快又大声”。

他会戴上表。快到一分钟时,他急着让妻子喊老妈;快到两分钟时,他又着急要听儿子的声音。3分钟太短了,短到他从来没有说出过再见两个字。每每挂了电话,一家三口都会痛哭。

平时,书信是一家人的唯一寄托,最近半年来,牛玉强寄回家的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短。

朱宝侠猜测,这肯定是因为“大强太累了”,她捧着一沓丈夫的来信念给儿子听:“老婆我好困,就写到这里吧”,“为了儿子,我才活着”,“我的信越来越少,你和儿子会生气吧?生气也好,那样我就会打喷嚏,就能感受到你们了”。

在朱宝侠的房间,能找到很多钉在墙上的老照片,其中大多是儿子的照片,从牛玉强离家那年起,她就经常为儿子拍照片,每年都拍,每月都拍,她说,等大强回来了,能再看儿子长大一遍。

老照片中,最大的一张是牛玉强夫妇的新婚照。那是1997年的11月8日照的,没有婚纱,没有钻戒,他们只是“破天荒”地在厂里的饭馆摆了两桌喜酒。照片里,朱宝侠穿着烟蓝色带花毛衣,牛玉强则新买了一身藏蓝色西装。那天,牛玉强格外高兴,少言寡语的他居然主动拉着新婚妻子,表演了一首《纤夫的爱》。

朱宝侠记得,当年的“流氓犯”贴着耳朵对自己说,“媳妇儿,我们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

一个他们从不知道的新闻,就在1997年,《刑法》重新进行了修订。此次修订中,原流氓罪被正式取消,并具体分解为聚众淫乱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罪,量刑最高的可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流氓罪的取消,被公认为中国法治社会日趋完善的标志之一。据《中国青年报》

“严打”

“从重从严从快,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1983年,我国开始第一次“严打”,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6种犯罪行为被大幅提高量刑幅度,其中,流氓罪列于首位。

北京京棉二厂的模范员工韩秀金一度认为这与她毫无瓜葛。但就在当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儿子牛玉强出事了。

根据后来送交韩秀金的《刑事判决书》描述,牛玉强参与了流氓团伙“菜刀队”,他犯下的罪行包括: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一顶军帽;纠集同伙,将刘红家的窗玻璃砸碎;纠集同伙,威胁并殴打一名叫许林的青年。

对他的量刑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时至今日,75岁的韩秀金依然能清晰记得大喇叭广播里高亢的声音:“从重从严从快,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邻居们关于牛玉强的一切记忆都和“流氓”无关。他小时沉默、腼腆,喜欢画画。街坊们都说,大强像个女娃娃。

在京棉厂宿舍大院里,没上学的孩子有十几个,他们拉帮结派,没考上高中的牛玉强也“入了伙”。韩秀金说,大强的性格是别人说东,他肯定不敢说西,“不敢不去啊”。

韩秀金坚持认为,儿子是想脱离他们的,好几次,有“大哥”来找他的时候,他都会躲在门后,冲着母亲做出“说我不在”的口型。

后来,这群孩子成了“菜刀队”,其中有两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个被粉碎的犯罪团伙,

Advertisement for 'Lighting the Garden of Spirits' charity dinner. It features the title '火炬集团 点亮心灵花园 慈善晚宴 助力壹基金关注自闭症儿童' and the date '2010年12月12日'. The ad includes logos for Torch Group and One Foundation, and text describing the event's purpose to support autism research and care. It lists the venue as the Jinan Joyland Hotel and provides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A vertical table of stock market data from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It lists various stocks with their codes, names, and prices. The table is organized into columns, with the first column containing stock codes and names, and subsequent columns containing numerical values representing prices and other market data.